

# 陕北农村庙会书调查与思考

□孙鸿亮

**[内容摘要]** 庙会书是陕北说书的主体形态之一。作为民俗宗教活动的组成部分,庙会书具有相对固定的仪式行为和说唱程序,赋予说唱浓郁的宗教气息,是人们敬神、愉神、祈求护佑的一种行为方式,从中折射出陕北农村村民的民俗信仰和文化心理。随着全球化、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剧,陕北农村庙会书现状不容乐观。如何培育、保护更为健康的艺术生存环境,应成为陕北说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当务之急。

**[关键词]** 陕北农村;庙会书;调查;思考。

**[作者简介]** 孙鸿亮,文学博士,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、陕北民歌研究中心主任,主要从事陕北民俗宗教与民间文艺研究。

陕北说书是流行于陕西北部榆林、延安等地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形式。据清·康熙年间修《榆林府志》记载:“刘第说传奇……可听。闻江南有柳敬亭者,以此伎遨游王公间,刘第即不能及其万一,而韶音飞畅,殊有风情,无佛称尊,不及江南之敬亭乎?”<sup>①</sup>这是迄今所见有关陕北说书最早的书证,可证明清末初陕北说书艺术已相当成熟。20世纪30—40年代,以韩起祥、张俊功为代表的新一代说书艺人对陕北说书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造,使其获得了突破性发展,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2007年5月,陕北说书被正式列入国家级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名单。

按演出场所和目的,陕北说书可分为口愿书、庙会书、舞台书。相对于舞台书的后起,口愿书和庙会书代表了陕北说书的传统形式和主体形态。尤其是迄今仍遍布陕北农村的庙会书,不仅保留着较为完整的仪式行为,而且通过与民俗宗教活动的融

合,赋予说唱浓郁的宗教气息和民俗文化特色。为了了解陕北庙会书的特点和现状,2007年4月中旬至6月下旬(农历3—4月),笔者跟踪两个说书艺人团体<sup>②</sup>,对其在安塞县农村庙会说书情况进行调查,先后走访了14个村庄,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方式,主要调查了陕北农村庙会活动情况、庙会书的仪式和说唱程序以及庙会书的现状。

## 一、庙会和会书

庙会书简称“会书”,与“家书”(口愿书)相对应,演出场所广布陕北乡村的大小庙会。

陕北地处黄土高原腹地,北接大漠,干旱少雨,自然条件恶劣,加之长期胡汉杂居,自古民间各种宗教活动十分兴盛。《榆林府志》称:“九塞岩险第一,绵亘千里,延绥五路之襟喉,三秦之要区,孤悬绝漠,控制诸边,古今之雄镇也。”<sup>③</sup>宋代由于政治中

心南移,延安、榆林两地成为边防重镇,一代名臣范仲淹就曾屯兵驻防于此。兵家必争之地和多民族文化的汇聚交融,使陕北在历史长河的流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人文风貌。巫风盛行,民间神灵信仰多元化;战争频繁,将士出征祈祷神灵庇佑;民生多艰,广大百姓求吉攘灾,城乡建寺修庙之风大行其道。明清以来,随着商业和手工业日渐兴旺,求神显灵、盼望财运亨通的心理又促使人们对行业祖师顶礼膜拜。清·康熙年修《延绥镇志》卷二记:“城隍庙,在榆林卫街,镇城各营、堡俱有。”<sup>④</sup>民国初期,仅榆林城内东山就有庵观寺庙 51 处,以关帝庙为中心的寺院群南连香云寺、圆觉寺,北接戴兴寺、共济寺,俗称“四寺夹一庙,云天出红霞”,为榆林八景之一。城镇之外,农村地区诸如龙王庙、观音庙、娘娘庙、关帝庙等各种小型寺庙的分布更加广泛。

出于宗教目的修建的寺庙,除接受人

们的膜拜之外,每年在相对固定的时间都要举行庙会。庙会不仅是宗教仪式活动的场所,也为民众文化娱乐提供了空间。庙会活动期间,说书、唱道情、小型戏剧等民间艺术形式纷纷登场,周围十数里内,村民呼亲唤友,蜂拥而至,庙会宛然成为乡村的节日盛典。此种风俗在解放后一段时间随着寺庙的被毁而渐渐消失。改革开放以来,村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,各地重修、新修寺庙之风盛行,庙会活动悄然复兴。与传统庙会相比,庙会娱乐功能进一步加强,庙会期间商贾云集,贸易频繁,增添了商品集散性质。

陕北庙会书受气候及庙会活动时间影响,有旺季和淡季之分。每年农历 3 月-10 月为旺季,10 月之后,天气变冷,庙会活动减少,“会书”遂让位于“家书”,转入淡季。下表是笔者对安塞县农村庙会活动情况(2008 年农历 3 月-4 月)的统计,从中可见陕北农村庙会活动之一斑。

安塞县农村庙会活动(2008 年农历 3 月-4 月)

村名	时间(农历)	演出形式	村名	时间(农历)	演出形式
老沟叉	3.3-3.5	说书、唱道情	镰刀湾	3.28-3.29	说书、唱道情
仙人桥	3.12-3.13	说书	高桥	3.28-4.1	说书、表演小品
样桥	3.15-3.17	说书、唱小戏	楼坪	4.8-4.12	说书、唱道情
肖官驿	3.18-3.20	说书、唱小戏	云台山	4.8-4.12	说书
西洼界	3.18-3.20	说书、唱小戏	马家沟	4.12-4.15	说书、唱戏
石圪台	3.22-3.23	说书、唱小戏	龙泉寺	4.18-4.22	说书、唱道情、唱戏
尧沟	3.25-3.27	说书	建华寺	4.18-4.24	说书、唱戏

庙会演出由会长(通常为村中有威望的长者)代表村民出资邀请艺人团体前来设坛公演,会长主持整个仪式活动,并负责与艺人协商演出内容和时间。演出的费用主要来自村民的布施,每场从 30 元-200

元不等,这主要取决于艺人团体的人数、演出内容和双方的提前约定。上述安塞农村庙会中,仙人桥村仅请一名艺人坐场说书,演出内容单一,费用较低,每场为 30 元;尧沟和云台山村所请艺人团体均为 5 人,集

体组合说书,每场80元;其余村落因演出内容包括唱道情、唱戏等,所需艺人团体人数从5到11人不等,因此费用也较高。庙会活动通常持续3-5天,除仪式活动外,每天上下午各演出1场。由于受电视等主流媒体的冲击,年轻一代村民艺术情趣发生变化,单纯的说书已很难满足他们的要求,在陕北农村庙会中,说书的主体地位正在为其他表演形式所取代。然而,无论如何,遍布村野的庙会迄今依然是陕北说书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场所。

## 二、仪式和说唱

作为民间宗教活动的组成部分,庙会书具有相对固定的仪式行为和说唱程序。

1.请神。庙会活动开始前的仪式行为,即奉请三界诸神来会场接受供养。请神通常由艺人团体中技艺水平较高的弟子代替师傅进行。艺人怀抱三弦,在庙会会长的陪同下,走进殿门。会长先点香焚表,艺人单膝跪地,朝神像叩拜,之后便拨动三弦开始说唱。作为宗教仪式,请神的内容最为神秘,据说不能为外人闻见,否则不灵验,因此请神多用闭口诀,即艺人口念,三弦不弹曲调,只伴节奏,急促而连续,可闻其声而不知其所云,时间5-10钟不等,有详有略。艺人每称一神号,会长则不断焚表、奠酒。请神仪式结束,艺人叩头直身站起,再朝神像施礼,然后走出庙门。因为请神是陕北农村庙会书和口愿书必需之仪式,艺人为了争夺书场,长期以来,仅师徒口耳相授,不轻易外传。

2.参神。请神之后就要参神。这时艺人来到临时搭建的书棚前,安装、调试好扩音喇叭,三弦定准音,然后褪绑甩板(用绳子

连缀在一起的两块长方形木板),坐场开始说唱。与请神不同,参神需开口演唱,并伴以三弦、笛子、二胡等乐器。陕北说书最基本的唱腔音乐是平调,起伏变化不大。参神也不例外,通常由四句组成,可重叠反复。由于参神处于书场的开端,因此艺人较慎重。若为数人组合说书,则一般由主说者(即师傅)或水平较高的弟子说唱。参神开始通常唱:“丝弦一响震天堂,参天参地参五方。香焚在炉中蜡点在台,满堂的诸神我们参起来。”接着便按神灵的高低大小,依次参拜,先参玉皇大帝、王母娘娘、佛祖、观音菩萨、真武祖师、八洞神仙,后参东海龙王、山神土地、本庙主神。参神充分反映了陕北农村多神灵信仰的特征。在参神过程中,会长仍不断上香焚表。参神结束时,通常唱:“满把黄香炉中焚,七十二位灵神都参动。不干不净多担承,免弟子无罪论古人。”仪式便暂告结束,接着正式开场,演唱书文。

3.演唱书文。陕北说书以“场”为基本演唱单位,数场合说一本书。一场书约90-120分钟(中间可短暂休息),按说唱程序,一般包括书帽、小段、正本、结束语等几个部分,有时亦在正本前加说定场诗或一首《西江月》词。庙会书的说唱程序与此基本相同。

书帽 开正书前加唱的部分,与书文内容无关,独立成篇,一般为吉庆套语、古人名人的串联、带有劝世意义的唱词,常见的有《隋炀帝登基民不安》《前山梅鹿后山狼》《一人一马一杆枪》《九九歌》《朝代歌》《二十点将》《珍珠倒卷帘》等,通常为四句、六句或八句,或按数字、月份顺序说唱古代英雄事迹。此外,还有诗谜形式出现的书帽,如“刘备东吴去招亲,张飞酒醉鞭督邮。孔明柴桑

去吊孝,吕布上了凤仪亭”,四句各打一字,合为“喜怒哀乐”。除本身的欣赏价值外,书帽还起着等待听众、安定会场、展示艺人实力的作用。

**小段** 书帽之后,通常还要说唱小段。“短为段,长为本”,小段即独立成篇的短篇故事,一般可说唱10分钟左右。陕北说书的小段类似于北方鼓词中的“段儿书”,唱词以七言为主(也有少量十字句),偶句押韵,甚至部分书目如《包公夸桑》《鸿雁捎书》《懒大嫂》《罗成算命》《王祥卧冰》《杨宗保表功》《夜观春秋》等也与鼓词相同,二者当有一定渊源关系。小段可视为正本开始前的“预热”,诚如书词中所唱:“女人离开男人扎不下(个)根,说书不说(个)小段带不起音。”此外,小段也有等待听众、锻炼学徒的作用。小段结束一般要说“这一个小段算完成,扭转丝弦开正本”之类的词句。

**正本** 演唱的主体。正本篇幅较长,通常需要数场连说,有的甚至可说半个月左右。陕北说书现存书目约160多个,内容包括神话传说、侠义、情爱、公案、历史演义等等。民间流传较广的如《金镯玉环记》《五女兴唐传》《双头马》《小八义》《珍珠汗衫记》、《罗成破孟州》《劈山救母》《花柳记》《万化记》等,也是庙会书常见的书目。

**结束语** 分为两种情况,一是转场结束语,一是整本书或庙会活动完成时的结束语。转场结束语置于书场休息之前,类似于古代“说话”或章回小说“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”,通常安排在故事的“关口”处,这时书中人物命运发生转折,矛盾冲突激化,情节充满悬念,艺人唱道:“把xxx说在xx中,不知吉来也不知凶。书到关口先

搁定,休息起来再理论。”整本书或庙会活动完成时的结束语则与此不同,通常唱:“书说团圆戏唱散,一本古书算完成。收了三弦住了音,明年咱们再相逢。”结束套语形式多样,艺人亦可根据书场气氛即兴编唱。

**4.安神。**每场书完成之后还需安神,即将神灵暂时安至神位,午饭或休息后再接着说唱下一场。安神通常紧接书场结束语,唱词较简略,如“诚心会长把香点,烧香奠酒安神灵。把大神小神都安定,香烟起来把坛围紧。到了下午用罢饭,弟子庙前再把神敬”,但也有复杂的,即按神灵高低大小,将诸神一一安住,并祈求神灵保佑、赐福会众。

**5.送神。**与请神相对应,庙会活动结束前最后的仪式,形式与请神相同,会长燃香焚表,艺人怀抱三弦,单膝跪地,闭口默唱,恭送诸神返回本位。

以上仪式行为中,请神、送神位于整个庙会活动的始末,一次庙会活动仅请神一次、送神一次;而参神、安神则位于书场的头尾,每场书都必须有此仪式。一次完整的陕北庙会书就是由请神、送神和若干场说唱及其仪式(参神、安神)共同构成。

### 三、现状和思考

在全球化、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剧的今天,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裕,民间宗教和庙会的复兴,数以千计的农村庙会仍为陕北说书提供着生存的空间,然而,在这红火热闹的背后,陕北农村庙会书的现状却不容乐观,其集中体现为“主角”地位的丧失。与传统庙会活动中说书始终占据仪式和娱乐的主角地位相比,庙会书的地位已今非昔比。在笔者走访的庙会中,除考虑经济因素外,

单纯“请书”的现象已十分少见,说书在与道情、小品、小戏等艺术形式的竞争中,越来越被挤向边缘,逐渐失去了主角地位。

笔者详细记录了走访庙会演出的全过程。根据统计,在14个庙会中,除尧沟、云台山两个村庄(主要出于经济原因)仅说书外,其余12个村庄的庙会均包括道情、小品等其他形式的演出,且演出时间占整个庙会演出的30%以上,有的甚至超过了说书,占70%。尽管艺人团体的身份是书匠,而不是道情或小品演员,但却不得不经常“客串”演出。正如艺人团体的负责人白明理所说:“尔格(现在)的庙会一满是挂羊头卖狗肉!”

艺人的不满主要源自经济收入的考虑。陕北说书的传统形式为一人坐场说书,即艺人手扶三弦,腿绑甩板,自弹自唱,后来逐步发展出多人合作演出的走场书。为了满足其他形式的表演,艺人团体的规模和人数均需增加。尽管在双方事先的约定中,演出形式和艺人人数是讨价还价的一项内容,但对艺人团体来说,多一个人则意味着多一份开支,艺人团体的人均收入不仅不会因此而提高,相反有所减少。白明理曾算过一笔账,他一个人去小庙会说书的收入是每场最低40元,而龙泉寺庙会他带了4个徒弟,另外还临时请了2个善于表演道情的演员,共7个人,按双方商定的每场80元算,他个人每场书收入仅20元。而另一艺人团体的负责人贺治财坦言:“我宁愿一个人跑庙会,也不愿带这么一大帮子人。”值得深思的是,增加演出形式和演员对庙会的主办方(村民)来说,也意味着开支的增加,会长同样感到困惑和无奈。在接受采访时,大多数会长都表示要求艺人唱

道情、演小品并非出于他们的本意,而是村民的要求,因为“说书没人看(听)了,年轻人爱看红火”,这句话真正道出了对庙会书现状和生存环境的隐忧。庙会书作为民俗宗教活动的组成部分,具有鲜明的劝世主旨,随着电视等主流媒体的冲击,年轻一代村民审美趣味发生变化,与主题较为严肃、形式相对单一、演唱时间漫长的说书相比,他们更愿选择活波短小、内容更为世俗化的小品和小戏(这类演出的内容与庙会庄严肃穆的气氛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,令笔者感到诧异)。

庙会活动中说书“主角”地位的丧失和听(观)众的失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,尽管凭借在仪式行为中的不可取代性,说书在陕北农村庙会活动中仍保有一席之地,但随着书场最前方、蹲坐在砖头块上的老年人数量的减少,庙会书将失去最后的听众和捍卫者,彻底被其他艺术形式所取代。因此,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,如何从内容和形式改造陕北说书,使之重新找回听众,培育和保护更为健康的艺术生存环境,应成为陕北说书保护工程的当务之急。■

#### 注释:

①③《榆林府志》,延安大学图书馆复印。

②陕北民间说书艺人团体通常由具有师承关系的5—7人临时组成,流动性较大。此外,根据双方事先商定的庙会演出内容,也可邀请民间小戏或道情艺人参加。团体的负责人和主说由师傅担任,徒弟和其他人员则为师傅临时唤来帮忙。书场结束后,师傅要分给一定的报酬。笔者跟踪调查的两个艺人团体的负责人分别是贺治财、白明理。贺治财,男,51岁,祖籍横山,现居米脂;白明理,男,46岁,安塞人。二人均为著名说书艺人张俊功的徒弟,在当地有较大影响。

④刘汉腾:《延绥镇志校注》第68页,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。